杜陵漫筆

三

共五

杜陵漫筆卷之三　　孫克淳選

肅廟庚申間捕盜大將以重臣例兼之議而未及有成命至於外方營將亦與守宰眼同推治之令甲已下其時數月之間似或行之而旋卽廢却一任營將之自恣捕賞之典反作枉殺之資若使本官照管寧有是事諺所謂高麗之役三日者正符於此也

本朝柳大將爀然積米庭中招麾下壯士李尚軾隨力負去尚軾背負肩擔能運五石世以能彎五石弓比之

李雲谷光佐初爲選郞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

問以人才賢否茲以官得其人故曰一出莫不稱道有若山公啓事反為銓長聲名損於侍郞之時無乃勤慢有始終公私異前後而然耶曾以此問於相公則以為臨政議政於相臣而各有所擧豈如自己掄選設有才官之不稱非銓官之過李相豈欺余哉然後始信其言也

庾叔督鄭常云明谷席上屢見待客之時若值忽擾之中應接不暇則輒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殊欠吐握之待士為言而不知此出於待士之誠心猶勝於仰面看鳥囬頭應人陶靖節貴賤之造者漉酒以娛

而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君又去其真率如此
明谷之遺容祖於此也
曾王父老來不喫牛肉伊川所謂壯食其力老則屠
之之意也余縱不如祖先思其老而不忍食其肉心
嘗敬服斯須不忘者或對鄉客之擅殺耕牛者語此
則以為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
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
無用之牛乎雖出於事勢之不得已而此乃知利而
不知義者使　國家養民之力而制民之產仰足以
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衣食有餘無暑雨祈寒之怨

洽教化所至風俗丕變人〻自保秉彜之天而仁愛之心及於畜物之微少盡其力之牛憫其無罪而就死放之於郊埛豐草之鄉而以斃天年豈可盡歸於屠門以鮮庖丁之鋩刃乎此皆在上者導率非其道不可誘之於貪人之陷溺其良心也

廣州境内有一措大娶婦於隣邑于歸之時措大送其夯總卝牽來而忽得狂易之病夜半逃去轉乞於湖南而爲靈巖常漢之傭賃主人翁久而知兩班而欲送難於遠地獨行姑留其家矣新婦来于夫家而心知總卝不死於虎咬必葬於魚腹愍其由我而死

便生心病稱以總卝魂魄之憑依兒時所遊之事所作之句口誦無疑赫々若眼前事一家皆曰此豈新婦所可知也必是逝兒之鬼接於身而發於口益信其死矣總卝病愈還家舉家驚喜如見再生之人而新婦之朝暮譆歎之言永絶誠是異事程書集中有類於此者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以爲必死過金山寺爲作佛事方追薦次忽其裨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作某事是誠死也及三二日有漁人撑毋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其裨子之通傳是何也古今之事如出一串當其時能料其死不能料其生耿

耿一念着於方寸以至虗靈之氣自相感通以生為
鬼良由於人心之疑惑此豈山魈之伎倆而又是道
家所謂三魂七魄之所致耶
平生有濂溪愛蓮之癖常慕霽月光風之氣像及至
鄉居之後欲朝夕見賞鑿半畒方塘於近室之地對
木引泉而本来潺湲之水又當夏旱分派沾秧田亡
初浮之葉不得敷榮使女奴汲水救涸而朝蒲夕除
此正江河不能實漏巵初擬清水芙蓉之翫終為两
部鼓吹之喧遂至癈棄移鑿石作花塢雖是經濟山
林之閑趣而無事中貽勞韓文公所謂老翁真箇似

童兒者無以自解也
余嘗於德照寺逢老釋問當世之稱高僧對言有處
林者面壁七年不出戶庭十二時中所思只研庭前
栢樹而麻衣草食亦不設於中心真西方之活佛天
下之閑人也余未信斯言而亦有疑焉冨公弼謂伊
川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閑人相國
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為我言之曰禪伯是也
曰禪伯行住坐卧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相公所言
乃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
休息也以此見之處林自擬慧劍斬煩惱者未得君

逸臣勞之術而纏縛其心念茲在茲不捨晝夜豈但
賈販之不若又不及喘月耕牛之得夜暫息也
余少時製一氈衣形如鶴氅而緣以玄錦非但華靡
不稱若誇耀於鄉客必為招冦之資而匹夫無罪懷
璧其罪雖有細君之勸着而終不近身者非如桓冲
之不好新衣乃劉生不以一袍以亂方寸之意也
近世碑銘率多爽失本家草本鋪張溢美而作之者
諛墓中人夷考平日之行則乃是別人百世之後雖
不辨真偽而過情之譽能無愧乎蔡伯喈作郭林宗
碑文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

從古如斯不須慨也
夫臨陳對敵進退緩急審其利害者唯在主將之韜畧是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蓋以此也哥舒翰潼關之覆軍李節度印山之敗績非戰之罪乃楊國忠魚朝恩啓之也此正運籌於千里之外而決策於九重之內也唐主聽奸臣忌讒之言使良將坐失機會而伏尸百萬開元之政類多如此中興之業幸也

翰軍於潼關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帝趣翰進兵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有無備是必羸師誘我若往正墮

其計國忠謂翰逗留將失機會帝遣使趣之翰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寳戰敗帝勅李節度進取東京節度奏稱賊鋒尚鋭未可輕進僕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寛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節度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悦乃附朝恩言東京可取由是遣使督出師節度不得已進攻洛陽大敗

夫以人事君大臣之職責也或謂狄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公曰薦善為國非為私也或謂范純仁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之出於門外公

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我門下耶二公之言前後一規真宰相事也

以義子之叛其父事同而心異者漢之呂奉先唐之石演芬是也奉先觀董賊之擅權又聽王而賓馬之誘夜入帳中曰吾乃天下大丈夫何為汝兒遂刺丁原是見利忘義者也演芬之歸命朝廷而事覺謂懷光曰天子以大尉為股肱大尉以演芬為心腹大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大尉苟免賊名而死〻且甘心遂死於賊其言到今凜〻如生此以逆歸正者也比諸温侯之所行不啻若蔓草之於長松也

演芬之對懷光也懷光使左右裔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

世稱君父一般忠孝本無二致矣楚之申鳴曰始吾父之孝子今吾君之忠臣也晉之趙苞曰昔為母子今為王臣臨危授命不負其國忠則忠矣終不贖其父母之命雖死何補古人以徐庶之處事為得宜以此見忠孝輕重可知也

申鳴以兵圍白公石乞曰申鳴天下之孝子往劫其父申鳴聞之來白公如其言申鳴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援桴鼓之遂殺白石

其父亦死

文谷臨死處事從容無一毫畏㥘之色而受人碑文未脫藁者皆卒篇以送作書一家備盡愼戒之言可見平日定力之工夫不淺不愧於宋王景文神色不變斂子納奩飮藥而卒

宋主彧南业朝賜死揚州刺史王景文景文正與客碁叩函着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畢徐曰奉勑見賜以死方以勑示客乃作墨啓致謝飮藥而卒

本府藥漢之役傾財破產鬻甯牛馬典農兇而猶不能

無

責應不得已逃走則移徵於一族此乃一巨莫大之弊而從前救濟之策矣其一種逃亡之類難於應對稱以疎遠之族而得免其役結婚於切親援此圖免之計我國侵族之害實是不仁之政而終使禮義喪盡馴致禽獸之域矣凡同姓之親盡降殺之道四世而緦五世袒免(音問)六世親屬竭矣(以上十四字出禮記)然後婚姻可通而窮峽愚民全昧此禮經之義以至傷風敗俗此皆由於在上者不能使民無切膚之患而有莫居之樂也深愧導率之不得其宜也

當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將相先有恐刼之色人心洶

淘鮮不破者漢之費文禕晋之謝安石身佩安危為國柱石而當羽檄交馳寇深境内而或與客對戲了無倦色或圍碁賭墅雅量鎮物者前後一致也

魏曹爽寇漢中費禕將行大夫來敏詣禕别求共棋時羽檄交至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

好色之譏賢人君子之多不得免焉不可以一時牽情溺愛槩其平生夏統小人也見妓三匝若無睹也有公閻木心石膓之褒胡銓直士也斬檜之疏與日月爭光而遺梅溪並豆之譏若以此論之則夏統固

賢於邦衡耶（梅溪王十朋也）

夫臨敵制勝出機應變神謀鬼算莫測端倪者孫臏之減竈見寡董卓之陳兵出入或強者示之弱〻者示之強而卒以此濟功此正兵家所謂兵不厭詐者也

董卓之入洛陽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遠近以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朝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涼兵復至洛中無知者何苗所領丁原部曲皆歸於卓軍勢大盛

董卓性殘忍陰刑以逞（陰刑以逞四字皇甫嵩謂董卓之言也）獲山東

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甚於桀紂之炮烙若是慘罰自剞判以来未是也董賊及其身死炷臍為燈焚骨揚灰之報施之何其昭昭也

室婦初度日水部下吏獻葡萄於家児盖為甘旨之意却之而不受適與同僚語及此事同僚曰下吏以時物獻於官負之為親設餐受或無傷却之近名余曰苟為不義一介不以取人此是苴遺而漸開用賂之路若受葡萄則珎味必至此而受之則繼之以青蚨不可不預防於微漸矣此如陸宣公對唐宗之言

曰鞭靴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至金璧此誠千
古格論先獲我心也
昔余題李尚州丈挽曰紛〻濁世中誰識此道真〻
之一字其言有味而或有不安之處矣及見王安石
詩曰紛〻易出百年身擧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
誇末俗可憐無輔費精神得此道真之後頓釋前日
之疑處
張車騎之斷長板橋温太真之焼朱雀桁或貽昭烈
之笑或致晋帝之怒而其實皆出於畏㤼也
王敦将王含率兵奄至江寧人情恟懼焼朱雀桁

以挫其鋒明帝欲將兵擊之聞橋已絶大怒温嶠
曰今宿衛寡弱徵兵不至若賊豕突社稷且恐不
保何愛一橋乎 將與航通方舟也駕方舟以為橋豕突猪性觸突入故取而為喻
興洞左相 從祖老年不自捫虱使侍姬替見而侍
姬恐不得受責預置虱於衣縫之中臨時捉得以為
免嗔之地而終不覺察矣在昔韓昭侯搔癢而無一
虱求之甚急左右取他蚤虱而殺之昭侯以此察左
右之不誠察與不察古今雖殊其所以欺詐不直千
載一串小者如此大者可知為人上者凡事不可不
詳審也

李最著少時稱以銜中郎君衣華靡之服好乘駿馬而必蹵踈嘶鳴憤怒之氣稜々有經山渡海之勢者正如蜀人鮮衣怒馬之風俗也地之相去萬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年其豪奢之習無古今遠邇之殊也

人事脩於下而天道應於上稱以治之汚隆占年之豐凶而參以古今有不然者魯宣公弑逆亂倫而大有年光海朝昏濁失政而屢豐年以此推之則天人之理未可知也

睦泗川亂之教其諸子曰吾儕處身莫如諂之一字

若等儘能行此則一生行世足矣正如陳萬年之教其子諂也

陳咸數言事譏近臣父萬年呂戒床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萬年大怒咸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

李延安晦甫丁酉卤年當賑飈卽飈爲下人所欺一斛作糜粥不過數兕孠稅上官之責而終不改多歸於尾閭至今洛下傳道化之於漢時侍御史侯汶

漢獻帝時自四月至七月不雨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

為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五十於道悉得全濟

吹玉譯舌徐孝男之子婦而世稱美麗者也凡於一家宴集勿論親踈遠近凝粧盛服自矜艷色而必赴之賊堅見而悅之遂行騙奸之計而終成大獄向使次玉幽閑自守只主中饋而孝男禁其出入以嚴閨門則堅雖有漁色奪取之心何由而見之此皆孝男次玉之不能勤飭於平日以至於汚辱門户此正穆文熈所謂司馬之妻豈宜逐上為人見之治容誨淫致成穢奪之禍孔父亦不得為無罪者千古確論也

左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
美而艶因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
黄勉齋作朱子行狀一通而交際之節稱賓客之往
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踈必致
其愛於鄉隣雖微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
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之節衣取蔽體食取充腹
居止取足以障風雨此乃平日高義聖德中拈出一
二者以此見之可知大聖人平居日用待人衣食之
度無不得其當也余敢曰已行而能之若十分擔夯
拳拳服膺十二時中警省而不輟則雖不至於升堂

觀奥或可造於聖門之樊籬耶

唐高駢之被禍或以爲佛氏輪回之報或以爲桐人柷咀之祟皆非也駢之平日行事殘忍貪虐爲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終至頭顱墮地闔門受戮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報復之理昭〻不惑也

唐僖宗時高駢在成都殺突將也有一婦人臨刑大罵曰我必訴于上帝使汝他日擧家屠戮如我今日楊行密斬呂用之歲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胷桎梏而釘之

漢唐衰微之際宦官之擅權自恣歛弄君父如嬰兒

之在掌握之中張讓刼少帝及陳留王與十數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唯盧植閔貢夜至河上逐螢光至雒舍地名田令孜之刼僖宗幸寶鷄地名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唯杜讓孔緯等數人繼至而太廟神主皆失之當是時殆哉岌岌國家之僅存如一髮兩國因此不振遂以滅亡可勝痛哉夫宦者以刀鋸之賤不過掌內外之通令而處之以帷幄授之以樞機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雪威權盡去太阿已倒雖欲無危得乎歐陽子曰宦者亂人之國其源甚於女禍實萬世人主之戒鑑也

漢昌邑王見狗冠方山冠龔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靈帝遊西園弄狗著進賢冠玩物喪志前後無異使霍光不行伊尹之事則漢之為漢未可必也至於靈帝之世漢業已衰雖使中主當之難望其恢復而況庸君久處寶位失政亂常宜其不振矣譬如人有必死之病使和扁救之未必能起而庸醫妄藥以攻之豈不速其死乎

漢中常侍之譖呂強而逼死唐田令孜之惡和懿而矯殺每讀此二者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呂強之繩愆糾謬獻可替否其炳炳精忠昭如日星置之中書之

位任以輔導之責而諸常侍譖以數讀霍光傳勸帝
持兵召之終使不忍對獄而自死曹知懿因黃巢之
陷長安集壯士據山遣人變服夜入長安市攻賊使
賊驚疑不自安其豈叨茂烈紀于太常而令𢎞惡之
使人襲殺二人之妬賢嫉能殘害忠良罪不容於誅
而乃反貺之寵祿愈隆其政化之失度刑賞之無章
乃至於此宜漢唐啓亂之庸主也讀霍光傳欲廢立
清太子未廢之時交通賓客賄賂公行沉湎酒色遊
嬉是事又選民間之姣童親昵得幸以此得罪於其
父皇至於幽廢此與唐太子承乾之類承乾之愎諫

自賢淫戲無度募亡奴盜牛馬親臨烹煮厮徒共食私幸太常樂童特加寵愛與同卧起而號曰稱心其許多失德之中龍陽之幸尤似北朝之廢人也而人之宜免爲庶人而不保東宮之位也

唐于志寧張玄素見太子之過失直諫匡救而言甚剴切太子或遣家客刺殺之或令戶奴伺擊之二人幸而免死其陰中逞憾之心拒人於千里之外而嘗曰我爲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數百人衆自定矣一語喪邦其爲主鬯之長子耶司馬公曰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

源可謂能遠謀矣斯言善矣

袁紹倉亭之破慚殺田豐太宗高麗之征致祭魏徵兩人之成敗得失可知也

范雎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恩讐之分明無足稱者比之齊楊愔得志之後有一飯之惠者必重報之雖嘗欲殺己者亦不問終無適莫二人局量之淺深可知也

齊文宣帝委政楊愔摠攝機衡百度脩敕由是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夫人壽夭貴富自有定分譬如一爐火置之風前則

易消置之密室則難滅一樹花墜茵席之上落糞溷之中此乃古人善諭之言見此二者則死生榮辱不可妄求可知也

族叔閔生早喪父母平生奇窮而流離遠近隨處困頓從女子嶺南而莫留誘侄于海西而見逐單形隻影又無其妻棲遑歧路進退維谷此正易所謂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身世良可悲凉也

○谷山鄭生篤老之歲得司馬正如宋梁灝中壯元之年古今之相符亦奇矣余知銀川鄭公先祖榮墳之行歷見於衙中欵接以送其後以公事往谷山而

路由其鄉廬訪謝前日之申勤老人倒屣驚迎而接
待之際肆遨設席狼籍盃盤乃京華豪富家樣子非
鄉谷寒素之娛家前聞素封之稱果不誣從容語次
余問高年科慶亦有興趣否老人答云永感之下無悅
親之情少時科塲之同研者墓木已拱無一介生存
唯以家多之子孫歡樂聞喜之日又兼壽遨亦一快
也鄉籍進士之名勝於幼學之稱云梁灝詩中觀榜
更無朋輩在到家唯有子孫迎者先獲鄭公之言也
人生稀年亦難又加一紀而赴擧之心到老不衰不
以筋力文辭之已退自停終至於題名鴈塔此正天

本不負人人自負天也梁灝之後今幾千載而鄭公能繼其跡有志者事竟成所貴者豈享箕疇之所稱聊以記言以增老於塲屋者吐氣焉

曾王父位至卿宰膝下諸亂身佩安危之大臣而常有盈滿之戒不以貴人自居蒼頭亦不敢呼爵名只稱進賜可見平日謙冲惕若之心愈尊而愈畀有一達官通刺之際稱以尚書大監自此童僕或有私呼者正如司馬温公温公顯貴二十年老僕只稱司馬秀才一日子瞻來謁因以教之乃改稱大叅公公驚問以實告公笑曰好一僕人却被東坡壞了

王父居㫒軸三十年變理之功保釐王家宜有前後之美謚記績之龜趺而勿請謚只竪短碣者乃遺教子孫不能違雅志遵而行之正如元許衡之治命不出此二者謹慎守約之心異代一規也

仲婦家養白鵝一雙久而愛弛又若鴉鶂之聲便有不育之意新得之婿有摸鵝之心至發於言語而若無聞也或諷之曰鵝微物而愛婿欲得之竟不與何也仲婦曰畜婿之道罔不在厥初若許鵝則必求黃耳若許黃耳則必求鬣者若許鬣者則必求臧獲若許臧獲則必求田宅是秦之求無已此吾所以不許

者也夫婦人不為恩愛所移防微杜漸永絕其始使野火更不燒於春風其深思遠慮正如仲父待婚截然之常教當為有婿者之戒遂記其言而自警焉

延陽李相國有異花木而掾隸來求移植乃非私意相國對其人垂涙斮伐平日忠厚正直引君當道者多類此

聘君與周茂叔有一分相似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像雖不望一二彷彿家無百錢之儲而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濯纓而樂之亦不多讓真異代同調也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沒之後稱家無有以治喪用浣濯之衣而三日棺三月葬愼勿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數十年足以腊五骸而已吾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求巨公作碑誌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爲無知也其所遺令寫出吾平生胷中之所貯而行之者此正異代同譋不須別爲治命而錄於卷中以備後日之取用焉

余少時受李白五十九首於仲父而至於羽旋稟高化與從大父名字音相似讀時避以他字仲父下教曰不必諱之其時以爲門中尊屬年位且高宜諱而

使之不諱乃疑之於中心後乃思之必出於曲禮所
謂大功小功不諱之意也
王述爲楊州刺史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
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述之家世
名顯不待言而知之騁君仲氏叅判公尹鷄林請諱
之荅如述之楊州而下吏不能奉行見其官案則忠
定公延城君乃府君之家君與王父而元無所諱延
陽相公諱白之一字必付籤錐以叔父之親勳業之
尊氏之祖與父有隆殺之節而不避當諱之諱必諱
於二名之不偏諱考之於經質之於律俱無所據柬

京素稱有故都遺風吏胥亦多知識而以此見之輕重失序本末倒置難乎免於世人之譏也

有一守宰到任之初點考官屬而婢子之名與慈諱相同下吏不知唱呼即命改之此由於內諱不出門也

程子曰吾受氣甚薄三十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較其筋力於盛年無損也余若過旬日則恰滿其年夫男女飲食之慾貽神損精之害傷生之道非一而天賦本虛或過稀年者蓋有說焉耳目之好聲色固害於心而淫聲美色為骨肉之斧鉅我

無是也口體之有嗜好固害於心而快口之味必傷
五臟我無是也本性寡慾平生無經爲之事而心如
古井無所戕害伊川髭髮之勝得於學問之力不敢
冀萬一而養生延年之方不爲無助也
李尚書正英甫自少有臨池之癖日隷二王之筆法
知申之職夙夜在公鞅掌無暇而無捨筆之時童而
習之白紛如也用力苦矣不過善書名於世而未聞
以學文稱之若擧斯心而加諸役則何患不至於聖
賢之田地局於一藝失其大道此正昧於取捨之輕
重而喪其本領之工夫也

我國士大夫決杖之法殊非禮下之道唐張說云刑不上大夫養廉恥也士可殺不可辱三品之官奈何皂隷待之是誠確論受杖於　君父之命雖九死無憾而趙趾彬在三司有兵使任杖守令之請而廟堂回啓永爲定式經國遠猷之臣於斯爲盛反勝於聖朝三百年宰相諫官也

昔年藏義門外樵夫會坐依㨾備局坐起閑眠必頃呼南草吸一柄後又問下人食訖還乎否卽相揖散去古猶如此今尤甚焉備局之坐　當宁每申飭而雖日經十次無補於民憂國計孰能以樵夫之事轉

聞於九重耶
昔年李留守喜茂爲嶺南都事余其時適在尚州衙
中而李公檢田事亦留本邑公餘欲翫山寺携乃多妓
女而蕿馹騎馱去其時異己之人傍俟吹毛而李公
不能詳察余謂李公曰驛馬非有官爵可乘者不可
乘而十數紅拂盛粧盡騎此正桃花馬上石榴裙觀
聽俱駭必有辭於隣邑昔東坡自蜀赴擧時乘新迎
馬至京此甚小事而後爲王荊公徒黨所罪宋之儒
賢嘗語此而相戒曰人不可授人以罅隙也豈非今
日執事之可戒耶李公怳然覺悟卽命停止

余知白川時金陵倖羅公重兕相對必慫恿卜妾盖觀其意如逸詩所云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豈爲前頭喪偶之慮而預畜有害無益之妾也卽今夫婦白首無恙若妖姬在室豈能保琴瑟之歡情亦未有家道之全安羅公如在世必悔恨當時之誤勸也

商山妓全禮爲名者形貌如鳩盤荼鬼癡䶩不辨寒暑而以工於琴名聲遠播余甞問成就之工夫對以必日自知顏色之醜惡不敢自托於人專工於彈琴

冀近於公子王孫歌舞之塲冬折膠暑鑠金未嘗一日或癈雖鐵杵成針之工夫無踰於此數十年後終至成就而名在妓籍不得上京以見佳麗之地而往来星行莫不招見瑶琴一彈每得周郎之顧能使貴人不覺膝之前於席才之不可已也如是云蓋有志者事竟成豈徒琴之一藝栗谷陳戒之言云世間衆技豈有生知者哉試以習樂一事言之人家童男稚女初業琴瑟運指蕟聲令人欲掩耳不聽用功不已漸至成音及其至也或有清和圓轉妙不可言者彼童男稚女豈盡性於樂者乎實用其功積習純熟而

已凡百技藝莫不皆然學問之變化氣質者何異於此哉其引喩之言丁寧反覆有足感悟嗚乎世間豈無氣質之清粹可以至道者而未嘗有一人辛苦用功者自暴自棄無勇於有爲甘爲人下無所成名而老死溝壑 聖朝濟濟多士反不如一賤妓之專心成藝良可慨惋也

原城妓次月邂逅於山寺從容語次之際以爲妓生之生涯可憐本無衣食之源而身役甚勞何以聊生茶婢入番之時就食於家則炊烟不起髜中生緣父母飢餓不能出戶小兒望哺索飯啼門氣像愁慘而

無食可啖只飲一呼井華還結裙帯聊以慰飢當此
之時誠有救老火之顑頷何擇醜惡之夫乎此出於
萬不獲已而不知我者謂之雲情水性本来善淫如
使喫着足以御事脩育雖似小姑之無郎安過一生
而無悪云其上款言出於真心下款語似是矯情也
余登上舎經聞喜宴於鷄林留住累日主人明府雲
頭餅和崖蜜常啖不但爲味腹中凝痰遇湿消觧也
一日臨食問於郡妓曰雲頭餅與蕎麪孰優衆妓齊
聲以對曰雲頭餅百勝千勝口之於味天下之所同
而其言若是者熟知使君之嗜此而迎合之意也末

坐火妓低聲獨難曰雖是一種所造其味懸殊雲餅豈可與蕎麪比并乎此真面諛之徒小人哉小人哉多火妓女之中不失其心者惟此一人此雖小事推而想之在上者難聞逆耳之忠言也

嘗見松都之稱大井所甃不踰尋常而泉脉出勢如建瓴日夜流出之派如巨溝可沃一大野而不窮土人傳道與後西江相通漢師西門外尾井傾都所汲不啻千家而不以旱澇而增減戴盆之婦常云必通大河詩人所謂那知幽石下不與武陵通者先獲之思也唐景公寺前有巨井俗呼八角井元和初有公

壬夏過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椀就井承水墜椀經月餘出於渭河向所謂通江河之說是明證也

東山尹相國甲寅後不得於時宰出宰仁同府使行過鳥嶺有一儒生樣子者徒步立於馬前曰路中所見得一詩句借聽於明府因誦曰盤根露地蛇當逕老石蹲谿虎出林相國大加稱讚指前林店舍曰吾當待於此幸勿負約因散去苦待崇朝而竟無形迹必物外藻鑑之士預告方來之事蛇當逕群小得志當途賢者無容足之處虎出林嘯風得勢之像再次宣化於前日棲遲之邑句裏已說異日之升沈榮辱

便一蘧篨相國常歎不善待異人不得從容叙話為
終身之恨矣
全州李相國與宋相半生相善而晩來一疏少忤其
志宋相與人書輒稱髯也似是慢侮盖相國威容美
鬚髥不忍捨其美而心常慕之䕃於言語耶誠有是
心他人觀之未免譏忽東坡寄魯冀州詩卿髯晩乃
貴卿之稱乃尊敬之辭惜乎宋相終不棄髯之一字
何不以卿換也耶其口業本来如此猶勝於鷂之謂
狗也
任生思敬有胤曰喜允性行洵美得於天賦余持服

之時同居一室常在左右而立云則立坐云則坐未
嘗違長者之言絶倫於世俗之凡兒一日裸衣立於
門外楊州叔父試觀其對呵責曰兩班家都令豈以
赤身行之者乎喜允拱手以對曰一衣方澣他無代
着以至露體云而色氣不變言語雍容叔父常稱其
白直淳愿之風而嘖〻不已若天假之年名登桂籍
歷敭華貫雖不必期而可謂謹厚之良士以待其成
就而甫過十歲竟為異物何其得之〻難而失之〻
易也此正夫子所云汪踦雖少其可殤乎哉余悉其
夭而無傳略記平生行事之一二使後人知汝直有

良子而不保也

夫人生安樂貴在適志若身役而心悴雖祿之以萬鍾繫馬千駟於我何有一自鄉居之後山林足以養静魚鳥足以娱志回思疇昔規篆之勞勩許多日月半屬於官家若馬牛之維婁不得自由今則昭曠之趣逍遥自適譬如脫鳥逸鹿之視籠檻半生在泥塗之中爲口腹所驅閒忙榮辱前後頓殊從兹閉門讀書庶無罪悔縱不窺聖學之一斑猶可期鄉黨之自好此正莊生所謂臭腐復化爲神奇也

趙静菴之道學爲東方之領袖近宗乎程朱之正脉

上求乎洙泗之妙旨婦人孺子莫不誦其名稱其德
先生從金敬文公於熙川年僅十七矣文敬得一美
味將奉送母夫人守者不謹爲鵶鵲所攫文敬辭氣
頗厲先生進曰先生奉養之誠則至矣而君子辭氣
不可須史放過也文敬不覺膝前執手曰我非汝師
而汝實吾師嘖〻終日以此一事見之德器已成於
上殤之前也
季父雖處禁臠綺紈之中持身如寒士清操高節雖
在曠世興慕之心願爲執鞭况得之於家庭之內而
忝在子侄之列乎晩来常多在外之時而有時承顔

奉教鄙吝之心不萠忿厲之志潛消既退而顧畏若
鞭影之在其後雖聚散遠近之不常而心期之耿耿
者固如一日居常行一事措一念或恐警飭之書又
至日省吾身如見大賓茲以首尾二十年居官幸無
大何者全賴於親炙薰陶之德也豈徒小子一身遠
通宗族堲之若景星之在霄漢日觀之在泰山一為
光輝一為標準而天不憖遺若大廈去棟樑倀倀斯
世無所憑依嗚呼孤露之後惟季父是依稽事之道
若仲郢之事公權以寓寒泉蓼莪之痛今則典形已
遠趨庭永隔只切朝暮羹墻之慕而猶以自慰者死

日將迫承歡膝下永歸於泉路矣
顯廟以眼患就浴温陽又奉　東朝而行幸盖症候
一樣而前已収效靈泉之修治不以天下儉其規雖
珷玞為階瑇珀為級毋或為侈而雜石成甃僅以貯
水基址尚今宛然此石不磨滅則盛名與天壤俱弊
乃知帝王之孝不在於奢靡而在於儉德也
竊覸世人老去必寓於物而可以逍遥或托於山水
魚鳥或托於妓女聲色或托於愽奕雜戲或托於盃
酒談笑各以所好自適其意而余平居未嘗玩好於
此等外物鄉居以後唯以書卷自娛研究聖賢之深

趣不知老之將至叱之世人之所好取捨懸殊信道自好之心不讓於古人王遇元語其𡝩曰一談一笑世俗酒炙之歡豈識文字真樂其言誠有味正符我今日也

近年風俗丕變人皆假餙巧爲恐以妓女聲色見忤於名教持身如三日新婦舊時風流佳麗之氣蕭索路上無佳姬之䭾矣頃聞進宴時梨園𡝩子之聚會於京師也卿宰王孫各誇豪興黄騮繡鞍爭取端〻至於兩家蒼頭爭鬪被傷爲閭巷傳道之談聖代有此風致太平景像復見於今日也

金監司澄李正言東彦多在諫職而袖中彈文殆無虛日被劾者指不勝屈常赴公會傾朝仇怨無與相談者晩年頗有悔悟之色正如王荆公之事荆公嘗謂其侄坊曰吾昔好交遊甚多皆以國事相絶今閑居復欲作書相問坊欣然爲設紙筆於案上公屢欲下筆作書輒長歎而止意若有所愧老去自有善心而悔之無及若使二公折簡於舊時親知其無安石之耻乎

安洗馬重觀業於文不捨晝夜其所著作非近代博士家㨾子世稱博學強記之大儒少好文選樂而忘

食而晚来大悟其非曰此乃建安綺麗之文而非經
學之典若専工於此不但傷其文體又害於操修出
責全秩而又買聖理之書可謂取捨明矣鄭奕教子
文選其凡曰莫學他沈謝嘲風弄月汙人行止安公
之意亦出於此也
余少時或有博奕之時而未嘗致思酬手疾應覺其
將敗便斂之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身不如且
已推局而退坐正如王荆公之著碁然而與聘君侍
着也不用此規可以百戰百勝而念古人勝則傷仁
負則傷儉之義故屈高ㄷ善手而不輸不贏雖欠撲

直不阿而待長者遜避之道不得不如是也
古今人之命名定字初非有意而後来偶然相符者
此何理哉魏文帝卽位孫權問群臣曰曹丕卽位恐
孤不能及之闞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没矣大王勿憂
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爲丕此其數也
果七年而崩卯君永思爲表字先君子年少子侄平
日不以字號寫題主時見之常謂子孫曰字以永思
豈不爲東平終身之永思耶若有預知而終合者天
實爲之非人之所爲〻敎無乃感應之理先兆於作
名之時而終爲言讖耶

閔判府熙閔尚書點孼子之酷類者點之夫人盛餙
鉛紅含笑謂熙曰畫眉淺深如何熙曰我非夯也乃
凡也點之夫人待熙之退朝歡迎曰新裁之袍長短
稱身否熙曰我非夯也凡也此事傳播爲世之笑談
正如陳國之張氏伯偕與夯仲偕貌相類仲妻新粧
畢見伯偕以爲仲問曰粧好否荅曰我伯偕妻趨避
須史又見以爲仲偕告曰向誤認伯偕爲卿荅曰我
固伯偕也夫婦間朝暮相對尚不能辨身體毛髮無
一毫不相似古今人之事如出一套也
黃監司甯章逓湖伯之後常言曾見李尚書世華曰

台爺屢經按節而以殿最之公明名於世守宰賢否
何以知之尚書答曰以文報知之不以不緊之事煩
報者是善治余固已藏之胷中矣見錦城倅鄭某而知
之瓜熟之間如非切急之民隱終不告隷卽嚮所謂
善治而非徒此一款守法務實不干百姓之譽雖
羅惟正之佚一遵朝令而不失尺寸仁恕爲心而猶
爲土豪猾吏之所憚眞今世之良吏云世人不知而
惟公知之此正王蒙所謂劉君知我勝我自知也
李尚書殷相平生以酒詩遣興晚來家畜少姬教以
琴歌以聲樂自娛一時文章諸輩之所製詩句之合

於音律者梭之管絃詠於歆曲月白風清之夜與二
三同志隱几而聽之此正李家朋友文詞之奇麗者
付雪兒歌之宜乎世稱太平之風流宰相也
余平生寡友雖同僚交承之人未甞輕許有面朋而
無心朋況鄉居之後無漁樵之来訪朝夕相對者羣
竹蒼松為無語之友矣隣邑一二舊相識裁書相會
山寺暢叙阻懷而以權辭遮之終不許可者傳燈所
云大象不由於兎經也
殷仲堪在荊州連年飢饉仲堪食常五椀盤餘看饌
飯粒落席間輒拾而啗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率

余前後屢經中外膴仕救活窮人輒與之釜秉而不吝至於落匙之飯必取而食之非愛此溢米念艱難稼穡之粒粒辛苦而不欲暴殄天物之意真彝之性不讓於殷公也

余初筮仕時各司郎署之出入公門者多着白衣便成謬規不以爲恠而吾家家法非公服則不入替直之時不失須臾爲同僚之所憚矣唐高宗時羣臣舉萬年尉楊子帝曰斯人常褻服居公堂視事其可爲準繩之司其時去貞觀不遠綱紀常存衣冠文物濟可觀若使今之朝士生於永徽之世皆爲唐宗所棄

也
梁徐勉為侍中動經數旬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曰吾
憂國忘家乃若此吾亡後亦傳中一事也蓮洞罪死
之臣八年在侍㮣之中及其還家不但犬吠其閒所
生子孫孩提之兒初識其面宜有　聖上夙夜在公
憂國忘家之褒
壬辰春以公事往三角寄宿於招提一老僧借蒲團
與之聯枕語及山形之絶勝遊人之多少老僧曰山
紅澗碧之節人肩相磨往来如織而又有恂目怵志
之時漢師市井無賴之輩乘春作伴登最高峰下有

千尋絶壁飛鳥之不能過而履危石足二分垂在外
死生在於呼吸之間差之毫釐粉骨碎身傍人莫不
戰〻栗〻而當之者自誇輕捷小無怖色天下有如
此癡人吾見多矣夫死生亦大或有重於泰山輕於
鴻毛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得其所矣雖死不悔而身
體毛髮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
歸之可謂孝矣其欲要離之死知己或謂浪死而猶
有千秋俠窟之香名至於斯人終無所執而視身如
腐木糞土只爲蕩子片言之稱而冈念父母千金之
軀乃廣額屠兒之所不爲而自以爲出羣之奇技亦

獨何心恨不令彭祖之窺井繫身於車輪之謊謦咳於此輩也

林川荒政殫竭心力約食供祿而盡歸於飢民之口吻無捐瘠之患境内稱頌親知或冀蒙襃賞之典而隣近諸邑皆善治善賑此正龔黃側畔難言攸如遼東豕也

荒歲賑救之策筋力才諝非過人者莫宜居之迷兒非長於此而晚到瀉殘之邑無措手之處無麵麥不托立視其死而境内赤子皆望哺於官家登塲之初十百爲羣蒲庭赴愬譬如億萬蒼生在溺船之上而不

知操水之稍工以隻手濟活奔走憂遑罔敢自逸不
憚風雨晝夜飢渴寒燠暫時定省之禮或至久闕大
禹之過門不入不足以踰於此也夫形大役則疲神
大用則竭形神疲竭幾何其不生勞悴之大病乎父
母惟疾之憂目見榮衛之日損雖方丈之饌日進於
左右何可適於口而安於心也君子有四時以朝聽
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身此古昔治民治己保
嗇自安之道而到此地頭惟當盡吾職責何暇計一
身之利害誠使迷兒有負郭田二頃而無堂上二親

膝下五女則作宰之日棄如唾涕豈能邑勉赴之耶
有身然後有父母妻子其身不能恤此外何顧只恨
當初不量而後入也
在林川時夜半失火男女老少奔避於園中火燄被
屋事在蒼黃官隷十數人不待招令亂入庭中與藏
獲冐烟突火運致衣服冠物免燒於欝攸之中撲滅
之後家人欲治不禀官長率群闌入之罪余以魏勃
之言解之曰失火之家豈可先言誤人而後救火乎
今日之事實有類於此忘焦頭額爛之功而效揖讓
救焚之事者可耶言者唯々而退矣

去年大無挽近所罕収獲之節丐人遍滿吾之避於
嘉林亦爲此等事也麥産之後歸来則猶夫前時老
少男女門外相繼初請精米而不得復請炊飯而不
得復請麥粮而不得然後願乞舂残之粞碎棄置之
糟糠日經數十令人應接不暇畢竟帰於損瘠仁人
在上菽粟如水火豈能使斯民至於斯也
唐武宗遣中使就誅楊嗣復李珏等李德裕奏曰兩
人若有罪當先行訊鞫罪狀著白誅之未晩今遣使
誅之人情盡怖又見帝滂泣極言免二人於死德裕
之恐君有失眞社稷之臣也頃年健命之勘律至於

蓰斬曾在三事之列而未有輸情之招遽遣金吾即誅之無難未聞其時以德裕之言爭之者無乃廷臣不及德裕之忠諫耶不然健命之罪浮於嗣復是未可知也

試以家中男女之事言之綿緜經緯細如蛛網不以此織成不欲加諸身至於富家貴門姬妾之所御乃盈掬之布此正六銖衣也升品之粗細非関於寒熯而必欲極臻其妙費日損工者為人之觀美夫錦繡纂組害女工者女工害則寒之源也此等功力皆無益害有益所謂奢靡之害甚於天灾宋主裕被服居

憂寒素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惡其精麗勞
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
身居萬乘之富儉約自持之心冝爲後王之監式頃
年北閔守宰僾送俗稱入𥁞之布於權臣其靡細之
工不讓於宋帝之布而安而受之脈之無斁比之古
人奢儉懸殊嗚呼世降俗末搢紳間儉朴之符掃地
羔羊素絲之風今不可復覩矣
孝廟朝有臣洪茂惟是蔭仕公明強果爲搢紳之所
稱道者曾爲冏寺之官重杖掖隷之近侍者　孝廟
招手闕門以司謁問之曰掖庭下人各司廝僚何以

任治耶茂對曰微臣元無掖隸推治之事矣司謁往
復傳 教曰令日冏寺受杖某人非掖隸而誰耶茂
對曰微臣所治乃貢物主人之不遵官令者無乃此
人或者掖隸而此則非臣之所知也 孝廟獎茂而
罪隸此與公綽之杖神策將千古一轍也
家中女奴天性吝嗇數米而炊一介不以與人而屢
牙饒邑為宰饌之婢朝夕所供魚肉油醬薪炭鹽醋
之屬小用必羸以為封己之資而又不厭於慳慾盜
竊他物而益其財橐中所儲之錢常不下中人十家
之產稱以死後附身之物不稱之服盈笥滿籠而生

時鶉衣不掩臘月絽布老絮如紙飢寒固窮有甚於貧丐豊年不能穀其腹窮冬常有皸瘃之患一生良苦及其死也桐棺三寸葛以緘之平生所備靡麗之服死不帶一物而以藁盛棺其餘則男女同氣盡分詩所謂子有衣裳不曳不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者真實際語也

先祖文翼公享考妣祭禮定式甚薄略諱日籩豆之設折價則未滿二貫之錢為子孫遠慮至矣東平季父追先祖之遺訓憫後裔之衰微一依定式為斟酌遵行之法而不無一二減省之節三從潤先德仲乃

言于人曰生者則飲食宴樂自如而獨薄於享先之祀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其意盖指門中富貴人平日方丈之饌自奉甚厚常有痛切之心而發此言也即今子孫之守行者朱夫子所謂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雖使聖人復起不必容議於其間也

余自少時有花草恠石之癖而無以展其志中年以官為家力可以辦此而覩篆之暇念不及他作宰清風地僻官閒常見鳥下公庭可知無事況毋邱乃恠石之產覔置眼中以為朝夕玩賞之資而恐為米元

章終日弄石有妨公務未果一日往拜黃江權相則庭列四五恠石而咸可觀起余平日素好之心因問曰得此石 於何處權相云得之於清風軍官其人處其人癖於此挐舟而往丹陽劉得數十石而歸盡散於所求者而尚有十數箇城主若求之得之猶反手余曰鯫生平日雖草芥微物未嘗求之於朋友今求之於士民無乃不可乎權相曰花石本無主而况軍官所置者多何惜一石之贈如有一毫非便之端則吾何以發此言耶余準信而歸語觧事軍官一如權相之教而又參以己意以送矣朝而去乘夕歸来

而不得曰小人以指示之言謂軍官曰明府老爺因
黄江聞君之有恠石欲責則當以厚直買取不然則
許借以待遞歸時還送云爾則軍官曰吾亦愛之雖
以千金易之不願借還之說皆是虛說吾從前見責
於地主多矣終始落〻云前人欺人疑我若此有愧
於欝林片石黄江聞此亦深恨發言之輕率其後數
日軍官待罪於門外使人傳達曰鄉曲愚氓不識事
體死罪死罪今乃大覺欲以全數獻之余荅曰昨見
丹陽使君書則得恠石二箇早晚船便當送云得此
足矣多取奚為其来若遲當送人輸来以婉辭却之

不存形迹而信黃江之一言破平生之所守到老逢
辱於賤人至今思之餘愧在心遂記此自訟定力之
不固而以爲子孫之鑒戒也
宋徽宗宣和七年都城東門外鄕民菜夫至宣德門下
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
皇帝使我來道尚宜改也邏卒捕之下獄一夕方省
並不知向所謂獜平大君第女奴忽發狂疾踰墻入
大君祠宇號哭甚悲楨柟欲縛之其女正色曰我是
獜平夫人甯母也朝廷方察謀誅汝而汝輩不知禍
在朝夕而尚不覺悟故吾遑遑來告曰倨坐墻上作

刑訊狀曰汝輩不久被此刑言訖哭倒于地楨相使人逐之居數月而亂作其人卽爲完人〻問伊時之事則皆不知矣家國將亡祖宗在天之靈憑依於人使之改過來命者有若諄〻然親道而子孫不思對越之誠視若尋常以致奇禍將至而不悟鬻菜之夫踰墻之女實非狂易病風之人而其言若符合道君以萬乘之尊爲俘於虜庭青衣漠北萬死艱閔楨相王室近親富貴恩寵無比而驕傲放肆以至湛宗之變此皆天命所繫也運氣已盡非神人之所可救也

花山李尚州姻丈暮年畜歌舞數婢以爲送老之計

其中玉梅為名顏色稍勝而其父乃僧人也習池賓客之中少有風情輒目成於其女一宵薦枕偏承寵愛名仕武弁多不免此善戲者以僧人之女婿嘲之當之者頗苦余以北漢主事觧之曰漢主乃一隅之天子而為醫僧之贅婿僧嘗與娶婦通而生姬有殊色漢主孌之將立為正宮而嫌其所出微還止縱不為匡民之母而升后妃之位充下陳奉巾櫛甚得歡心而當時及後世不以此為非彼天子固然況丈夫好新悅眼者適意何暇擇倡妓下賤之門地而必取齊姜而後求配也坐中聞此皆為確論而衆戲之言

遂止也
余於京第種老松於庭前今已二十年雖無扶植之
力臥地任長而其高過墻有一狂悖武夫韋家丁掘
去長孫以王父手栽爭之不得其時家無應門之童
力不能止旣去之後其家在百步之內借送多人使
之推來事理當然而拱手見奪一任其所取祖先之
所愛惜平日敬慕之心不翅若桑梓而少無勿伐之
意不愼交際托契於無賴之輩已失於初不保平泉
之花石又失於終擧一知三以此推之前頭必不爲
保家之主厥祖考其肯曰余有後乎

頃年一名士爲子求娶而其人褊愎奸回必不善終
於牖下不許可以此懕憾次骨將有落井下石之計
矣無何得罪　朝廷遠謫荒裔繼有殛刑之　啓而
憂恚致死若使得志逞憤必不免含沙射影之毒而
天幸得脫禍福有前定豈人謀之可售於其間家督
少有文名尹尚書趾仁李叅判大成李應校寅炳爲
女求婚而縱不能副皆無纖芥之愠而不渝平昔之
交情叱之向者死謫之人眞君子與小人也
鄉居之後便作閒人尋行數墨之暇輒有臨池之癖
每於枕上搆錄漫興晝夜無休時除此三者無一事

到心頭此出於少壯時節虛度於醉生夢死之中悔悟之念欲補於晚節追古人朝聞夕死之意形役雖擾神思稍安此正禮記所謂神勞而心閒自今年始蕟類中之症數月之間筋力可爭十年看書而纔過一板眼花眩亂不辨字畫右臂麻痺不得信手揮翰藻思錯莫強製數行文字而苦吟不成老去遣日之資今已筌蹄正如李延平之不著書不作文頹然若一田夫野老自此經營之力頓覺漸省矣

余素無記性凡於書冊事物所見所聞隨得隨失殆有甚於陽華子之善忘屢經劇邑牒訴盈庭應接不

暇簿書期會卒多遺漏之事而靜夜無寐了然於心當登時劄錄以備不忘之資而傍無伴宿難於呼燈起書再三着意而及至日出事生之後茫然不得省記多緩於及事鄉居以後日以書冊自娛而曉來枕上多思詩句及警語而未能即書者在官時舊習未除以致公私之錄漏張橫渠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下得而睡不然放不下無安着處前修之行事周詳恨不當時用此道也

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

精熟矣家督少有強記之性而余嚴公車之業專心
於至要教子之言如有古紙上可觀文字必掐擿書
之墻厠之間無處不有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得
寸王寸得尺王尺一如籍溪之教雖不幸短命名不
登於桂籍而慱學多聞為諸友中稱善者用此道故
也
家侄命汝常謂余曰士之勤業者孜ミ不怠則其進
若萬物待時雨之潤蓊英滋長今年頓覺勝似去年
去年勝似前年乃將就之效而睽離諸從常多時節
每值相逢之日討論所學則今年不及於去年去年

不及於前年有如黃楊之困於厄年以此推之則平
日之抛棄書卷可知深惜人生不再少也
林進士明遠謂文孫曰看汝外祖丈書札無筆端尖
毫精穎似是中山君求退者書之而文詞之簡潔可
尚云其言近理而殊不知朱夫子所謂老來作文章
如禿筆寫字全無鋒鋭可觀詳於筆而不詳於文知
其一未知其二也
己亥量田金昌集以首相主管乃言於廟堂曰今上
下遑乏之勢須先整經界賦入旣定揔見數目量入爲
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

中雖出昌集之口乃古人之經濟余於朱溪跋事田
政而公忠羅三州或始役或彌縫莫不參涉而牽制
於均使之自用不能行已見而初年田結有裕於常
例可補經濟之不足而纔過數年一如前舊國儲無
半歲之畜邑弊滋多而不成樣子民力凋匱而無以
聊生凡物財非天降地出神運鬼輸自有推移循環
之道不在官則在民而公私赤立殆有甚於未釐整
之時其故何哉朱子所謂上不在於天子下不在於
民只有中間白乾消沒者準備今日改量之弊也
建州有一士人行遇一人只有一脚問其人家安在

與之同行見一脚者入某人家數日其家果死一子
姊婿之大人李監司泰淵氏守法嚴整爲縉紳楷範
曾按嶺南巡到永川多士呈文中有可罪之辭拏致
狀頭則多士作亂投石公庭僅免受傷盡數捽入打
殺目前紀綱所係不可寬恕而一日之內殺七士人
或過之其後李丈爲関西方伯嶺南士人之學被死
七人有遠行之色問之則以爲吾等往殺李某以報
滅身之讎不久李丈捐館舍人或以伯有之事證之
而鬼物豈有生人殺人之權建州之事嶺人之學皆
虛妄也

朱夫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
事〻要學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
兼得許多自此逐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
及得外事哉聖人之言宜為後學之矜式孫兒自
少外馳而持心不堅牢大而黃老揚墨禪佛仙道之
法小而天文地理六韜三畧醫藥卜筮鍊丹辟穀之
術無不愽觀日課餘力抄出成卷以朱子之聰明猶
不兼於一身況孫兒素無記性而浪費無益之工夫
於可惜之時而聖經賢傳不得專心用力今雖舊習
少除而釋氏之書不離丁工若不效朱子之逐時去

了恐未免多歧亡羊之歎也
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常督雨中曰習勤忘勞習
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舍弟窓陽心事與宣公
一般常言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使兩子讀
書之暇又觀農事耕學甚勤日復一日畢竟俱登明
經科而皆為黑頭卿宰又家產不貧為世所艷能行
此二者也
古人云洞天福地神區奧境非高人韵士有清緣者
不得遇蓋造物所秘不輕此真善喻於吾身驗之過
山乃湖山勞一勝區以擅絶特之稱久矣余少年娶

婦弁陽東廂往来之時瞻望翠微致身無路非無濟
勝之具而不得自由暮年作宰錦城足以備遊山之
行資而朱墨絆身春而期秋〻而期春荏苒之間虛
度日月於准擬之中去年春来到嘉林此去仙山十
驛之程常謂宿逋可償尋真之期預報於僧徒而自
擬山靈擁篲以待巖岫矣好事爲造物之揶揄眩暈
之病猝發不能騎馬又失入山後供接之主翁百事
敗人意半年經營之計竟歸虛抛然後始信一見名
山非人力之可取自無仙分之人何能辦此勝遊只
有企齋孤負百年之恨也

有老人九十餘歲而神氣不減少年人問其服餌之法答曰喫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後精神散於胃家華色充肥此深得養生之道余自今年齒牙殘缺只有兩車雖是厚味不得咀嚼鶻圇吞下鹹酸不知又膓肚輪滯不得安適老人之所扶接者飲啖而飲啖失其味又不善消此豈修養延壽之方也耳聾眼昏最是暮境防害之大節而耳聾不過不聞塵世非是眼昏不過不見架上諸書而至於日用飲食所関非細向所謂盼瞶落在第二也

倪文節公曰松聲澗聲山禽聲野蟲聲鶴聲棊子落

聲雨滴階聲雪灑窓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而猶不如子弟咿唔聲眞知輕重虛實之人也聘君伯氏尚州丈家在湖中有平泉花石之勝而其夫人金氏仙源相國之孫世稱閨範李丈置歌童舞女以供暮年之歡而花朝月夕笙歌迭奏夫人聞之常有不豫色曰滿堂管絃之音不如孫兒讀書之聲正如昭明不奏女樂而咏招隱詩曰不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語意一般也

余齋前植小松雖癖於種樹而實爲迂濶計難免世人種子作高松之譏今作七十三歲翁假令享百年

之壽其間松株之凌雲蔽日未可忽鮮于氏稱為支
離叟者雖是勝賞此身居此世支離庶可以追古人
也

劉元城云人坐久必傾側坐久而不傾側必貴人故
觀人之坐起可以知人之貴賤盖貴人神采蔟越賤
人志氣昏懶觀此二者賢愚貴賤不難卞也季父東
平府君曾於逆旅中見一士人容貌豊偉氣像端雅
雖不一席相對敗蘚只隔數歩之内詳見始終而移
時危坐終無傾側神氣愈整知其貴人也使傔從密
問則乃尼山尹明齋而其時名位已顯賢者動靜不

失造次之間而惰慢之色不設於其身劉元城之言可符於此而李父乞時藻鑑正如郭林宗見茅容之坐樹下而知其賢也

桃洞林氏子謂余曰家兒東床禮遠近朋友聞風全集而三爵之後聞丈人攻斥此會醉言詆詈衆口喧嘩聽之不佳余答曰天下寧有兩是兩非之理是於此者必非於彼是於彼者必非於此孔子毀盜跖盜跖亦毀孔子未知孔子當之者何人盜跖當之者何人竊恨所謂主人平日取友不端所與遊者皆廣額屠兒之類也

季世逆變株連無辜者甚多而橫罹之厄亦及於山
僧以耳目所及言之經師志安有名當世弟子沙彌
其麗數千金山寺華音會無設無遮大會比丘比丘
尼優波夷優波婆之屬不翅數千遠近男女坌集來
觀以萬計京鄉有聞戊申之變罪人之招連累志安
數月之間在全州縲絏之中未得逆節而放赦臺諫
以華音會事發 啓而遠謫耽羅渡海七日茶毗此
則平日侈靡非一鉢短節生涯自處非山僧本分猶
有可議者至於金剛山白花庵所居馮說面壁入定
不出戶外所見青山所聞流水除此二者二六時中

只着話頭工夫丙子聞朱棐之獄事金吾卽拿去與
罪人一二次面質而白脫還山那時驚魂喪魄未久
歸化余到白花庵居僧言馮說生前死後之事甚詳
白花庵乃金剛之最深處說師未嘗出溪南一步地
與世相絶不啻若天外之人而非其罪而致身於鞫
廳匆論儒釋名字美恶造物深忌之二僧以經文道
學名聞域中卒以此爲滅身之資此正諺所謂閑門
屋裏坐禍從天上來
余從中原時有手足麻痺之症欲試針灸占穴於京
醫俾掌醫局石稗灼艾初灸之時痛不可忍而連灸

數十次石稗出而語人曰明府老爺真鐵漢火在肥膚上終無痛苦之色関雲長刮骨療毒用力砉然之聲聞於外而對人圍碁神氣自若可比於此引喻殊不襯着朱子語類云令人被些子燈火落手便須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苦緣他知得自家病合用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經一時功膏之患而治長年祛風之症乃人情之所同然而千載之下先獲我心石稗不知吾之忍痛不止者只在療病而無苦楚之形稱道未免癡䮾䰰䰰漢也
仁祖之於沈䍐遠接對之禮迥出尋常恩賜之物倍

從於他功臣者　聖意固有所在畏其跋扈而難制
姑借異數以消逆節之方萌而畢竟凶肚逆腸包藏
射天之計以致轘市之戮　聖主防微杜漸之慮筭
遠邁高宗而東窓之未及生前斬頭穴腦粉骨碎身
千載之下令人氣湧如山
余嘗兩觀朴淵初則潦時後則旱餘所見各異而皆
是天下壯觀可與廬山瀑流爭霸不復見者于今三
十餘年矣昨夢入天磨山臨瀑一如潦後所見氣勢
雄壯白日雷霆聲震洞壑有如天傾地覆令人心魂
懔然李太白銀河九天之諭足以形容真面目古人

論白水山瀑曰雷輥電散未易名狀而大略如項羽
破章邯時也斯言得之夢中所思於心中者覺而記
焉
余堂叔李通川家藏趙子昂親筆誠天下至寶其友
壻福昌君楨見之不忍釋手欲以他物易之而不聽
欲借見而又不許憤恚之氣發於顏面扼腕爭奪一
如元章之援江堂叔見頭緒之不佳不得已許日借
之不數月而亂作籍沒時為度支郎所持主家知之
欲推之而百端牢拒終不出之可惜千金之寶終為
度支郎不費半錢而坐得之資雖是筆翰流涎生心

抵死欲占者乃古今貪夫之所爲而造物之權不得使好物專爲一家之寶也
張無盡惜福之說曰事不可做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儘能行此四者宜乎享福之無盡王考常以此書揭諸壁上亦以張公之心爲心也
○醫女竹仙乃奉化之妓而擅名花房爲福善君柟之副室其家禍變之後孥籍而爲官婢辛苦多年而老歸本土余在淸風往來聞韶之時邂逅於逆旅白頭老嫗坐說盛時繁華事而鷄皮不再少人皆醜看而誇張之言便是一塲春夢少而老盛而衰自然之

理豈能永保好事古人云老去貪寒困窮之後勿說當年富貴豪奢之時此言宜聞於竹仙也

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之中幸盖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仆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得利而無咎此出於朱子語類廣叔萬户得心腹之病隔死如紙閒病於名醫崔有恭診視良久不能執症屢試雜方而無效技窮束手一日忽然覺悟更命滚痰丸曰此無顯效則更不問我脈之數日腹中輪囷若雷鳴泄下頑痰及汙穢之物前後幾至三斗頓覺身體輕安羽化而登仙更問命藥之醫則以為病源由於飲啖之

不受胃積滯於中而仍成痰塊百般作孽如木瞿肘毒水不覆則必朽一傾盡滌轉危爲安誠可賀也向所謂得利無咎正符於此崔醫不特善於治病亦明於易理者也

聘君平生以清白自礪作宰達城時徐相國文重爲方伯置之上考曰愷悌之政民受其福此出於古人所謂民之受福由官廉也

定山老郎欲騎卧牛而牛見之逸去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以所生之兒爲求見之媒而忘骨肉之恩視前夫如腐鼠弊屣欲以財物挑其慾而䣛無半截囊之

一錢欲以風度取其慕而形容似鬼外腎如蛹朝暮相對而傷若楚越憤恚之心戀思之情交于中而轉成膏肓之病日就羸尫非神丹仙穀之所能醫畢竟死而後已

余在咸悅佛庵謂定山老郎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天下之所同而子之所尚異於衆秀魚乃水族之最雋者朝夕登盤而一不下筯必食碧魚之腐敗者啗有小艾之女色而莫之顧必取火泆痡而求龍陽之愛飮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而取捨一乖於常道何也老郎曰天下無正味悅口者爲正味雖是一物有

嗜者不嗜者此正不食膾炙而食羊棗者也闇劣之不逮而自来者實由尊公前言之戲易所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也余将詬食色之失其正及聞其言有倫脊可以解吾之惑遂記示兒輩以資一哂焉

○癸丑元月初三日夜夢陪仲氏築小墻於渠邊仲氏使余傳言於李夏亭夏亭在於五十步内故稱俞翰林苑而今履儉之家下夏亭於小紙列書數字於上下左右有若紫微斗數命課排布之形余以其紙以復於仲氏其中淡墨佛微字改以秩字余更問於夏亭字畫不分明者是秩字耶答曰非也乃永訣之

訣字覺而思之一字開釋以是有意而季孫其夜又得不利於仲氏之夢祖孫之事不期而同於一時此亦異事蓋心之所思必見於夢新春喜懼之誠益切以此蔑於蝴蝶耶古人夢見凶事必書而泄之今余之所記亦是古人之意也

女奴偶愛及世月為名者靜夜閒談偶愛憫其夫之在他獨居無聊虛度芳年之可惜喟然感興曰歲月如流不覺長吁永歎歲月意以為指斥其身勃然怒曰吾何時水流乎以此爭之不知此流傳惜老之言蓋常漢賤女不勝春情淫精流出者乃渠輩戲謔之

例談而此而誤聽自歎於心而露出真情誠可噱也
宜入於寱眠之一端也
乙巳早春參拜仲父几案之前以手指余所坐之處
曰畏油畏油火頃呼侍人曰進真荒於彼前覺而思
之曰傍無置罷而畏油時正早春而進荒殊非近理
歸之於一場春夢未久士珎讁來錦城而士珎之名
真儒以音字之相似童謠以真油稱之此政如賦難
逝之教遞歸之日乃瓜熟落蒂之後正指失職之時
先事之戒不會而命而一一符合夫得失禍福自有
前定如影之先見誰謂夢寐之虛事不可信耶

堂侄錫智以克孫之觀光於李沃子萬維掌試之日
揭辭大言於一家寧有絲毫沮戲之心不審取捨之
輕重盖沃之有異議於王父配享雖不以惡聲加之
爲子孫之道當避於管下之職而至於萬維雖是父
子之間既非其身且試官非一人獨考則揆以法例
豈無不可而其言如此姑捨古禮應避之嫌以耳目
所及言之鄭松江削奪之後試官多有可嫌之人而
疇翁終不避鄭相澔爲試官而尹行教入塲屋如有
苟且之事則兩家尊翁必不使冒赴此正近代之明
證書諸卷末以戒妄說是非之人而以爲子孫之定

式耳
碑誌上古所無秦漢以来始命文士褒賛功德之刻
於石所謂碑也其人果大賢也則名聞昭顯衆所稱
頌流傳從古不可掩蔽豈待碑誌若其不賢也雖以
巧言麗語強加采飾功侔呂望德比仲尼徒取譏笑
其誰肯信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府僚請立碑帝曰欲
求名一卷史足矣何用碑爲徒與人鎭石此實語也
季札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呉延陵季
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也今但刻姓名於
墓前人自知之此司馬光之言也雖竪短碣只録子

孫不書官職乃許魯齋之志也余平生所尚與二公
相符日後依此行之毋負余前後治命也
東山尹相國常言擇壻只觀門户之當否不諒家計
之貧富到今彼此無相資而女息處於其間不免飢
寒而如在膏火所見可憫善哉是言此正世間婦女
之通患而尤有甚於儂家如欲索言〻之長而聽者
倦矣家中之事不使外人知之他日與相國共此情
於泉下矣
為人子之禮居不主奥立不中門行不中道者為親
之在故不當敢尊也浦渚為卿相耆耋之後猶不著

分土可見平日學問道德之工夫而恭爲子職不敢
身尊令世之人必有貴顯則偃然乘軒揚揚閭里頓
忘其父之尚在下僚視猶渚何如也